

朱子大全

冊
三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五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潘謙之柄

所喻心性分別不知後來見得如何性只是理情是流出
運用處心之知覺卽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
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
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爲是非者心也此處分別只在毫
釐之間精以察之乃可見耳愛恭宜別喜怒哀樂皆情也
以前說推之可以三隅反矣看論語只看集注涵泳自有
味集義或問不必句句理會却看一經一史推廣此意尤

佳

答潘謙之

所示問目如伊川亦有時教人靜坐然孔孟以上却無此

說要須從上推尋見得靜坐與觀理兩不相妨乃為的當爾易說大槩得之但一陰生之卦本取一陰而遇五陽之義今如此說亦佳但更須子細看不知能兼此兩意否萃卦三句是占詞非發明萃聚之意也此是諸儒說易之大病非聖人係辭焉而明吉凶之意卜田之吉占特於巽之六四言之此等處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只得虛心玩味闕其所疑不可強穿鑿也成性成之者性成字義同而用異成性是已成之性如言成說成法成德成事之類成之者性是成就之意如言成己成物之類神之所為與祐神同與神德行之神小異法象變通如此說亦得但不免微有牽合之病耳近日別看甚文字有疑幸語及也

答潘謙之

孟子首數篇與齊梁君語大抵皆為國治民之事特患

善學者不能用之耳卽義利之對而定所趨充易牛之心
以廣其善端閨門之內妻子臣妾皆有以察其溫飽均
其勞佚而無尊賤之僻焉亦與民同樂之意又何往而
非切身之事哉

所論孟子書首若能如此推類反求固不害爲切己但初
學者便教如此看却又添了一重事不若且依本文看逐
處各自見箇道理久久自然通貫不須如此費力也

樂天畏天不同以仁者而居小國固不免爲智者之事
使智者而居大國則未必能爲仁者之舉何者智者分
別曲直未必能容忍而不與之較如仁者之爲也

得之

禹稷顏子時不同而出處不同乃義之宜伯夷伊尹時
同而出處異一是則一非一善則一惡孟子何以皆謂

之聖人耶

謂伯夷伊尹所爲爲非恐未安

許行欲君民並耕則於人無貴賤之別欲市價不貳則於物無貴賤之差事雖異而意則同孟子因齊王易牛以發其不忍之心因夷之厚葬其親以箴其兼愛之失皆因其發見處以啓之

得之

伊川云養志莫如敬以直內此是就未發上說孟子所謂自反而縮以直養而無害集義所生皆指事而言就已發上說孟子方辨告子故專救其偏

孟子論養氣只合就已發處說程子說養志自是當就未發處說各是一義自不妨內外之交養不可說孟子爲救告子義外之失而姑爲此言也

恐大人所以爲大人者不過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已

論赤子之心恐未然若大人只是守箇赤子之心則於窮理應事皆有所妨矣

王子塾以人之爲士下旣不爲農工商之事上又未有卿大夫之職故疑其若無所事者孟子言士雖未得位以行道而其志之所尚則有仁義焉

尚志之說甚善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蓋未見於所行而方見於所存也

說大人則藐之蓋主於說而言如曰見大人則藐之則失之矣

得之

於不可已而已一節以仁言於所厚者薄一節以義言夫不可已而已當厚而薄則怠惰自私而無力行篤義

之心而失之不及矣或有發憤勇進者則又失之助長
迨夫意氣一衰則私心邪念潰出而不可遏此又失之
太過也

仁義之說未是進銳退速之說亦未精切蓋其病正在意
氣方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然後見
其失也

盡心第一章游氏以知天爲造其理事天爲履其事固
善矣然天壽不貳一節又乃承上二節而言上乃知而
行之此乃守而不變游氏之說恐未當

天壽不貳亦是知天之效但游氏說得下句太輕耳

或問中以楊氏所譏王氏之失爲非是柄竊以高明之
與中庸雖非二物然細分之亦不爲無別中庸者理之
所當然也高明者理之所以然也聖人處己應物固無

二道然處己而盡其理之當然也所以爲中庸也知處己所以當然之理則高明也應物而盡其理之當然者所以爲中庸也知應物所以當然之理則高明也王氏判而爲二固非矣而楊氏又渾然無所區別則亦不察中庸高明所以得名之實也其曰智不足以致知明不足以盡誠者其意蓋以智爲高明誠爲中庸但明字與誠字不類而反與上句所謂智者爲一律豈牽於自明而誠之語而誤乎若如其意竊欲易曰知不足以致知誠不足以力行惟不足以致知故以高明爲淵深微妙而非局於一事爲之末而不知高明所以爲中庸惟誠不足以力行故以中庸爲出於人力之所勉強而非天理之自然而不知中庸所以爲高明此則王氏受病之

高處

高明是說中心所存不爲物欲之所累處非指理而言也
首章明道第四說云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
子言人性善是也似以孟子所言爲氣稟之性若以爲
氣稟之性則固有善惡矣不得專謂之善也以下文水
流之喻觀之則又似以氣稟本善發而後有善惡也使
氣稟皆善則所發之惡何自來哉

孟子所言不是氣稟之性但是性自不容說纔說性時便
只說箇善字所謂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者正謂此也

橫渠冰水凝釋之喻似亦無害但以受光照納爲言則
幾於釋氏所謂一靈真性者矣其所謂未嘗無者豈以
其之中實無一物之不具耶此則心之知覺而非
性之實跡也

既如此說卽是有害矣

舜察邇言所以無智者之過蓋智者之過常在於驚高遠而厭卑近也

舜之智不過非獨爲此一事須以全章體之

舜隱惡而揚善聽言之道當如此蓋不隱其惡則人將恥而不言矣後之當進賢退不肖之任者亦以隱惡揚善盜兼包并容之名是不知隱惡揚善之義也

隱惡揚善不爲進賢退不肖言乃爲受言擇善者發也

和而不流則非不恭之和而不倚則非執一之中中
和而不流不倚者擇之精有道而不變者守之固擇之
精則不患乎道之難明守之固則不患乎道之不行能
勉乎此則無賢智之過矣章句中謂四者各有次序不
知如何豈不流尙易而不倚爲難如富而無驕易貧而
無怨難乎

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須就強字上看如此說無功夫矣
武王周公之所以為達孝者柄竊以為舜之大孝所遭
之至不幸也文王之無憂所遭之至幸也至幸與至不
幸皆不可以為常惟武王周公之孝而天下通行之孝
也

恐無此意

章句中以學知利行為仁困知勉行為勇竊恐未盡乎
仁勇之德也夫仁者安仁固不容以利行為言知仁勇
皆謂之達德則勇固通上下而言也不可專以困知勉
行者目之以柄觀之三知三行云者所以總言達道達
德之在人其氣質雖有不同而及其至之則一也三近
云者言人未至乎達德而求至之者其用功當如是也
似不必以三知三行分知仁勇如何

此等處且虛心看到並行不悖處乃佳

敬大臣則不眩章句中以爲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則不眩也柄竊觀下文官盛任使之意似以爲不使之役役於細事乃所以敬之也惟其不役役於細事故其精神暇逸不至昏眩而迷於大體也

不然

二十七章既言大哉聖人之道矣而復以優優大哉冠於禮儀之上者蓋言道體之大散於禮儀之末者如此得之

二十四章成己仁也成物智也以柄觀之論語以學不厭爲智誨不倦爲仁又與此相反且學不厭與成己雖皆在己之事然一則學以明其理一則實體是理於吾身一知一仁猶可言也若夫成物乃仁之事何所與於

知而歸之耶

若非有智何以成物

二十章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夫子非使後人不得復古也但以爲生於春秋之世既無得位之理徒欲以匹夫之微而復古之道則不可耳使得時得位何不可者

反古道連上文愚賤說

前輩多以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又曰吾從周其說似相牴牾者然以二十八章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之意觀之則夫子之從周特以當時所用而不得不得不從耳非以爲當盡從周若答爲邦之問乃其素志耳

得之

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世猶言世上也法是法度則是準則有可跂之實故言法言未見於行事故以其言爲準而行之也得之

答楊至之

所喻詩序既不會習詩何緣便理會得只今且看四子音後所題依其次序用心講究入得門戶立得根本然後熟讀一經子細理會有疑卽思不通方問庶有進處若只如此泛泛揭過便容易生說雖說得是亦不濟事况全未有交涉乎所說易傳恐亦方是見得皮膚如何便說得易之大全無餘蘊矣向嘗面說至之有膚淺之病不知曾究其所以然而加濬治之功否後之歸永春後曾復來否子順子能爲學復如何彼中朋友後之講論可師叔文持守可

法諸友若能頻與切磋必有益也漳州朱飛卿近到此病作未得細講陳淳者書來甚進異日未可量也

答楊至之

率性之說大槩得之然亦有未精密處

修道之教當屬何處亦出乎天耳

君子中庸章二又字不用亦可但恐讀者不覺故特下此

字要得分明耳

人皆曰予知一條說得是中庸不可能一條亦然然三者亦是就知仁勇上說來蓋賢者過之之事只知就其所長處著力做去而不知擇乎中庸耳

中立不倚之說當於或問中發之

素隱行怪一章文義極分明如何看不破聖人之言固渾融然其中自有條理毫髮不可差非如今人鶻圖籠侗無

分別也

及其至也或問中已如此說足以相發明侯氏之說如何是非全體中之不能者更請子細看未能一焉固是謙辭然亦可見聖人之心未有滿處各見一義自不相妨也况此兩章正相連如何見得不是一意

不見不聞此正指隱處如前後章只舉費以明隱也達德次第甚明不須疑著柔遠人亦然

物之終始或問說得極分明請更詳之不須便立異議也上焉者王天下者其上不容有人故只得以時言之上文極分明矣

代明之說細碎無理

答李守約閔祖

讀書之法無他唯是篤志虛心反復詳玩爲有功耳近見

學者多是率然穿鑿便為定論或即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見識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所說持敬工夫恐不必如此徒自紛擾反成坐馳但只大綱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慮不至妄動凡所營為無非正理則亦何必兀然靜坐然後為持敬哉

答李守約

所示課程及日用功夫甚善但有疑雖當識以俟問然亦不可不時時提起閑看儻或相值殊勝問而後通也

答李守約

克己復禮為仁曾子言容貌顏色辭氣而其要在動正

出之際

大抵得之但曾子之語功夫更在三字之前此特語其効
驗處耳

自古皆有死集注云無信則雖生無以自立不若死之
爲安恐語有未瑩

安字極有味更宜玩之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程子曰便見聖人與仲弓用心之
小大謂仲弓爲蔽於小則可若曰仲弓必欲舉賢之權
皆出於己有若要譽而市恩者則恐仲弓之賢未必至
是
程子之意固非謂仲弓有固權市恩之意而至於喪邦但
一蔽於小則其害有時而至此亦不爲難矣故極言之以
警學者用心之私也

衛君待子而爲政胡氏所謂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

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於名正矣然孔子之於衛重非世臣親非貴戚之卿則恐衛君之未能安己以聽之也

胡氏之言乃聖人大用之全體但其間曲折之微聖人須更有隨宜裁處處不患其不從也若但令出從蒯瞶爲軼之私計則可其如衛國何哉程子論請討陳常處云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此可見聖人之用矣

衛公子荆善居室

言居室則似是處家之意

定公問一言可以興邦舊點言不可以若是爲句今以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作一句不識別有微意否如集注說恐二字亦自相應以若是絕句恐不詞也

夫子不答南宮适

适雖非問然其言可取則亦不應全然不答疑其實有貶當世而尊夫子之意夫子不欲承當故不答耳

管仲奪伯氏駢邑

亦嘗疑蘇說少異然牽於愛而存之此但當用吳氏說引荀子以證之可也

避地避世避色避言

所遇不同固有未及徵於色而已發於聲者矣

閔祖比會江西一士人謂太極圖主靜之說乃出於老氏之說

江西士人大抵皆對塔說相輪之論未嘗以身體之故敢如此無忌憚而易其言耳

敬齋箴云須臾有間毫釐有差

須臾之間以時言毫釐之差以事言皆謂失其敬耳非兩

事也

十月未嘗無陽之說發明程子之所未盡至爲明白此理分明列莊之徒蓋已窺見之矣故有密移之說

答李守約

三詩甚善然爲學當以修身窮理爲急不患不能此也師禮自度未有以大爲朋友之益故不敢當來喻似未悉鄙懷也

答李守約

示喻爲學之病此非他人所能與直須痛自循省勇猛奮發方有下工夫處若只如此悠悠恐無入德之期也

答李守約

所喻春秋難讀固然大抵今所可見者但程先生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然亦時有所謂隱之於心而未能愜當

者况其精微之意乎此須異時別商量也集古後錄甚荷
留念但向見傅漕處本中有一跋古鍾鼎帖銘載翟伯壽
說或分一字作兩三字或合兩三字爲一字者甚有理後
來見尤延之說常州有葛子平推此說以讀尙書甚有功
以是常欲得之而悔當時不及傳錄今此本乃無之不知
何故試煩更爲尋訪恐有別本只爲檢此一段來也

答李守約

熹日益盲而中庸未了數日來不免力疾整頓一過勢須
作三書章句或問粗定但集略覺得尙有未全備處今併
附去煩子細爲看過記辯併往冊頭有小例子可見去取
之意但覺刪去太多恐有可更補者可爲補之或有大字
合改作小字小字合改作大字者煩悉正之早遣一介示
及爲佳章句或問中有可商量處幸喻及

答李守約

中庸看得甚精章句大槩已改定多如所論但致中和處舊來看得皆未盡要須兼表裏而言如致中則欲其無少偏倚而又能守之不失致和則欲其無少差繆而又能無適不然乃爲盡其意耳蓋致中如射者之中紅心而極其中致和如射者之中角花而極其中又所發皆中無所間斷近來看得此意稍精舊說却不及此也

答李守約

熹向來所苦只是勞心所致尋以般移應接內外勞擾遂不藥而愈乃知君逸臣勞真養生之要訣也

答李守約

所喻庶母之名亦未正庶母自謂父妾生子者士服緦麻而大夫無服若母則儀禮有公子爲其母之文今令甲其

下亦明有注字曰謂生己者則是不問父妻父妾而皆得
母名矣故注中則有嫡母之文又以明此生己者之正爲
母也至如封敘封贈亦但謂之所生母而不謂之庶母也
通典之說未暇檢但以公子爲母練冠麻衣旣葬除之爲
比則承宗廟社稷之重者恐不得爲父所生之祖者母持
重矣更俟病間續攷奉報數日因人說琴謾爲考之頗有
條理然不能琴不識其聲但以文字求之恐未必是亦須
面論

答李守約

所聞喪禮久以病勢侵迫無復心情可以及此又見所說
皆已失其大體而區區於其小節若隨宜區處則恐亦自
失其正而陷於以禮許人之罪故一向因循不能奉報今
又承專人以來不免以屬劉用之令其條析具如別紙又

不知能行否也大率平日見得賢者鄉學之意雖力而終不免多有世俗之心凡事必生宛轉回護遮前掩後之意常不快意今乃悉見於此蓋其處己處人無不然者不知亦嘗內省及此否耶

答李守約

王子合過此說失解曲折甚以爲恨此等事遲速自有時節若斷置得下則自與我不相干矣上蔡於此發明甚有力正好於實地上驗之也前書所問誠字之說大槩已得之禽獸於義禮上有見得處亦自氣稟中來如飢食渴飲趨利避害之類而已只爲昏愚故上之不能覺知而下亦不能作僞來喻上文蓋已言之不知如何又却更疑著也大中之說不記向來所論首尾此亦只是無事之時涵養本原便是全體隨事應接各得其所便是時中養到極中

而不失處便是致中推到時中而不差處便是致和不可說學者方能盡得一事一物之中直到聖人地位方能盡得大中之全體也仁包五常之說已與令裕言之大抵如今朋友就文義上說如守約儘說得去只恐未曾反身真箇識得故無田地可以立脚只成閑話不濟事耳

答李守約

前日所喻舉世皆謂當然熹亦豈敢以爲不然但恐禍福之來亦有定分非智力所能免不欲枉作此忽忽耳若謂與時消息固並行而不悖也

答李守約

一本作答李時可

所論克復工夫甚簡潔知用心之精切也但依此用力更加講學之功則必有所至矣前所寄者今答于後史論大槩亦甚正也

好仁惡不仁章某竊觀之人之資稟固有偏重如此如顏孟之事亦可見矣顏子嫉惡不仁之事罕見於經可謂好仁者於孟子則辨數不仁者之情狀無一毫少貸可謂惡不仁者

此說得之

斯仁至矣至若來至之意

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如易言來復實非自外而來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正之為言猶有待乎用力之意非如動容貌出辭氣文意自然

言君子所貴於道者在此三事而籩豆之事則其所賤也動出非是全不用力正亦非是大段用力惟正之而非偽飭所以為可貴耳更詳集注以解經文自見曲折

驕吝章集註曰驕矜誇吝鄙吝某竊思之似謂誇其有
於己驕也不以其有與人吝也然又載程子之言曰驕
氣盈吝氣歉夫自以爲有餘則氣盈自以爲不足則氣
歉似於集註之說不同
吝之所有乃驕之所恃也故驕而不吝無以保其驕吝而
不驕無所用其吝此盈於虛者所以必歉於實而歉於實
者所以必盈於虛也

執御章集註謂然則吾當執御矣則以爲夫子真執御
至於末後載尹氏之說曰吾將執御矣則以爲夫子之
設詞某竊以後說於上下文意爲順

黨人之稱孔子如此不知孔子當以嘗執賤事告人而辭
其無所成名之大耶當故爲自屈之詞以顯其所稱之失
耶二者氣象之大小必有能辨之者

沽之哉哉之爲義以常例言之則爲疑辭集注直曰固當賣之而不以爲疑詞何也

哉本歎辭其或爲疑辭者亦歎以疑之也此言沽之哉而繼以待價則不得爲疑辭矣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伊川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求焉集注不取何也

有字與與字相應若爲不與求則有當作得矣恐不然也不忤不求不嫉人之有故無害人之心此之謂不忤不恥己之無故無貪欲之心此之謂不求則是以一人而兼二病然末後載呂氏說曰貧與富交強者必忤弱者必求似非此意而於本文不明如何

不嫉人之有不恥己之無正是呂氏意不知更有何疑更詳言之

不得其醬不食醬者當是鮓醢之物

如魚膾不得芥醬麩腥不得醢醬則不食謂其不備或傷人也

孟子口之於味章言人之性命有此二端自口之嗜味以至四體之嗜安逸形氣之性君子有弗性焉自仁之於父子以至聖人之於天道道義之性君子性之猶舜所謂人心道心之在人特要精別而力行之耳

看得儘好

中庸非自成己而已也章求之章句曰誠雖所以自成然在我者無僞則自然及物矣若仁皆性之德故在內外無二道所以時措之而各得其宜也審如是說則是以仁知爲合內外二道而非以誠爲合內外之道恐於

合字有疑礙

唯誠為能盡仁知之德而合內外之道章句語有未瑩處耳

中庸不見而章章求之章句則曰不見而章以配地言不動而變以配天言何也且觀上下文雖先言博厚次言高明先言配地後言配天然繼此而論天地山川則又以天為稱者是蓋錯綜而言之耳不必以地為先也此等處不須深求只是隨文贊嘆大略看過可也

中庸喜怒哀樂未發謂已中正萬物育焉竊謂中也者言性之體也此屬天命之謂性和也者言道之用也此屬率性之謂道致中和者言教之推也此屬脩道之謂教伏讀章句或問則致中和專言自己之事恐欠推以

及人數句已字疑之字誤
正字疑止字誤

既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則只是此箇中和便總攝了天地萬物不須說推以及乎人也

前章今承先生曲賜指教思之大槩有二說能推致中和之極而又得時得位以行之則道民以德齊民以禮以吾之先知覺彼之後知以吾之先覺覺彼之後覺使中和之化浹于天下然後中道之所感格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此以事言者也雖不得位以行之而既以全大中之極致即天地之所以定位者也既已全至和之極致即萬物之所以育者也此以理言之也

所論中和兩段大意皆是但前段說得新民意思大多致和處猶可如此說若致中却如何得天下之人皆如吾之寂然不動而純亦不已耶只是自家有些小本領方致得和然後推以及人使人觀感而化而動天地感鬼神耳自

其已成而論之則見天地之位本於致中萬物之育本於致和各有脉絡潛相灌輸而不可亂耳

誠者物之終始章云云

凡有一物則其成也必有所始其壞也必有所終而其所
以始者實理之至而向於有也其所以終者實理之盡而
向於無也若無是理則亦無是物矣此誠所以爲物之終
始而人心不誠則雖有所爲皆如無有也蓋始而未誠則
事之始非始而誠至之後其事方始終而不誠則事之終
非終而誠盡之時其事已終若自始至終皆無誠心則徹
頭徹尾皆爲虛僞又豈復有物之可言哉此卽向來所說
之意但章句或問說得都不分明故讀者不能曉今得時
可反復問辨方說得到次第兩處皆須更定此可并以示
守約也

答李時可

所喻子文事大槩得之但專以愛言似未盡耳嘗聞延平先生說三仁事云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此語推之則子文合下便有未仁處不待語其愛之不廣然後知其未仁也三仁之心只欲紂改過而圖存比干之殺身蓋非得已箕子亦偶未見殺耳非有意於爲奴也事勢旣爾微子自是只得全身以存先王之祀皆理不得不然者使其先有殺身強諫之心則亦不得爲仁矣

答李時可

示喻執中之說程先生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明此中字無過不及之中初非未發之中也向於中庸章句序中曾發此義今謾錄去

答李時可

所論大學之要甚善但定靜只是知止之効不須言養之
以定靜又別做一項工夫也所引孟敬子章集注中語有
餘云者恐是有素豈印本之誤耶然莊敬誠實涵養亦非
動容貌正顏色出詞氣之外別有一段工夫只是就此持
守著力至其積久純熟乃能有此効而不費力耳魯秉周
禮蓋於是時地醜德齊之中猶能守得舊日禮樂文章耳
若三綱九法之亡則當時諸侯之國蓋莫不然亦非獨魯
之責也

答李時可

諸家說見今方尋檢元祐說命無逸講義及晁以道葛子
平程泰之吳仁傑數書先附去可便參訂序次當以注疏
為先疏節其要者以後只以時世為先後可也西山間有
發明經旨處固當附本文之下其統論即附篇末也記得

其數條理會點句及正多方多士兩篇可併攷之

醉人書 答李時可

所寄堯典以目視頗艱又有他冗未暇討究已付諸朋友看俟其看了却商量也書序不須引冠篇首但諸家所解却有相接續處恐當作注字附于篇目之下或低一字作傳寫而於首篇明著其繆亦可但恐諸家元無此說卽且闕之以俟書成別加訂正也王氏書義序中明言是雱說然荆公奏議却云一一皆經臣手今但以序爲正可也餘未報者併俟後信

答李時可

所喻固知孝思之切於此不能自己者然風色如此不論他人雖賢昆仲寧能保其不漏露於三族之間耶此須他日面見子細商量亦未爲晚但恐衰朽風燭不定則是天

之命也亦無可柰何矣書說緣此間禮書未了日逐更無
 餘功可及他事只略看得禹貢如冀州分爲三段頗有條
 理易照管而諸州皆只作一段則太闊遠而叢雜矣恐皆
 合依冀州例而逐句之下夾注某人曰某地在某州某縣
 其古今州縣名不同有復見者亦並存之以備參考段後
 低一字大書右某州第幾節以圈隔斷而先儒有辨論通
 說處卽亦大字附於其下如逾于河過九江等處今所取
程說只有辨而無解大是欠闕
 須更子若今日自有所疑有所斷則更低一字寫之如洽
梁及
 細補足岐恐晁說爲是其餘固草草程泰之最著力說然亦不通
蓋梁山在同州近河猶可言河流波及若岐山則在今鳳
翔府自京北府西去猶有六七百里觀地理圖可見其地
勢之高且遠河水何由可及耶此類須載其本說而斷以
非是則讀如無此兩項則各留一二行空紙以俟恐後有
者曉然矣
 補入者其導山處須以四列爲四段導水則一水爲一段
 段後亦如前例云右導山第幾節右導水第幾節其通論

疑斷亦如之如此則庶幾易看矣所寄冊子今却封還請
依此格目作一草卷便中寄及也

答劉定夫

所喻爲學之意甚善然說話亦已太多鄙意且要得學者
息却許多狂妄身心除却許多閑雜說話著實讀書初時
儘且尋行數墨久之自有見處最怕人說學不在書不務
佔畢不專口耳下稍說得張皇都無收拾只是一場大脫
空直是可惡細讀來書似尙有此意思非區區所欲聞也

答劉定夫

來書詞氣狂妄又甚往時且宜依本分讀書做人未須如
此胡說爲佳

答包顯道揚

所諭致曲如此說於功夫無不可但盡性乃是自然盡得

不可謂之直處用工耳致曲只是於惻隱處擴充其仁羞惡處擴充其義耳雖在一偏此却如何少得耶大率來喻依舊有忽略細微徑趨高妙之意子淵書來云顯道於異說已洗濯熹固疑之今以此驗之乃知果如所疑也

答包顯道

既未免讀書則不曾大段著力理會復是何說向見前舉程文從頭罵去如人醉酒發狂當街打人不可救勸心甚疑之今乃知其病之有在也

答包詳道

評道資稟篤實誠所愛重前書云云非以苟相悅也但觀所與顯道講論竊恐却與去歲未相見時所見一般蓋熟處難忘所驟聞者未能遽入而復失之耳大學鄙說近看尚有未安處却是未甚平正方略竄定恨未得奉呈然使

賢者見之愈未必信大抵如熹所見愈退而愈平賢者所見愈進而愈險彼此不同終未易合且當置之各信其所信者卽看久遠如何耳顯道根本處亦且是從前所見但添得此中些說話如敏道令弟則立論又甚高尤非熹之所敢知耳

答包詳道

示喻爲學之意自信不疑如此他人尙復何說然觀古人爲學只是升高自下步步踏實漸次解剝人欲自去天理自明無似此一般作捺紐捏底功夫必要豁然頓悟然後漸次脩行也會子功夫只是戰兢臨履是終身事中間一唯蓋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是別有一節功夫做得到此而曾子本心蘄向必欲得此然後施下學之功也所論當論是非不當論平險者甚善然是則必平正緣不是故有

險耳此說甚長非幅紙可旣也

答包詳道

示喻曲折足見進道之力然若謂氣質之偏只得如此用力則固不失爲近本而於獨善其身有得力處今却便謂聖門之學只是如此全然不須講學縱讀書窮理便爲障蔽則無是理矣顏子一問爲邦夫子便告以四代之禮樂若平時都不講學如何曉得禮記有曾子問一篇於禮文之變纖悉曲盡豈是塊然都不講學耶東坡作蓮華漏銘譏衛朴以己之無目而欲廢天下之視來喻之去無乃亦類此乎

答包敏道

示喻已悉求放心固是第一義然如所謂軌則一定而浩然獨存使赤子之心全復於此而明義之本先立於此然

後求聞其所未聞求見其所未見則亦可謂凌躐倒置而易其言矣聖賢示人模範具在近世乃有竊取禪學之近似者轉爲此說以誤後生後生喜其爲說之高爲力之易便不肯下意讀書以求聖賢所示之門戶而口傳此說高自標致亂道誤人莫此爲甚三復來喻恐未免此因便布聞未知明者以爲如何第深僭率之愧而已

答包敏道

承喻麤心浮氣剝落向盡閑居意味殊不淺自許如此他人復何所道區區但覺欲寡其過而未能耳

答包敏道

所喻已悉但道旣不同不相爲謀不必更紛紛今後但以故人相處問訊往來足矣九卦若如此說却似與前幅自相矛盾也一笑

答符舜功敬

嘗謂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己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曰先知大體而後敬以守之則夫不敬之人其心顛倒繆亂之不暇亦將何以察夫大體而知之耶

答符復仲初

聞向道之意甚勤向所喻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只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待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也

答符復仲

且讀易傳甚佳但此書明白而精深易讀而難曉須兼論孟及詩書明白處讀之乃有味耳

答符國瑞

辱書具道爲學之志又見令叔爲言曲折甚善既有此志則窮理飭躬處且當勉力未可便肆虛談厭末求本恐或流於輕妄而反失之也所需墓額偶苦臂痛不能寫然仁人孝子所以顯其親者正亦不在此也

答黃幾先

示喻已悉但旣曰各勉其志以自立而有待於歲寒則何必爲此縷縷而煩執禮之恭哉衰病比劇舜功遣人行速布此不及詳然亦無以詳爲矣

答陳超宗

示喻向來鄙論有未盡者甚善甚善但爲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略見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箇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

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政爲此也若但悠悠泛泛無箇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可以如此乎做將去則恐所謂莊敬待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効也但如彼中誠是偏頗向日之言正爲渠輩之病却是賢者之藥恐可資以爲益耳以今觀之政不必爾但將聖賢之言事理就己心上作一處看隨得隨守則久之須自有開明處也

答陳超宗

示喻已悉但如此安排布置都是病痛又如必欲繆札安立標榜尤是大病若是真實做工夫底人只此一念之間便著實從脚根下做將去何暇如此擬議粧點邪不須深議他人得失政恐未免反爲彼所笑也

答陳超宗

示喻自覺己與舊時迥別但未免間有小失果能至此甚慰所望但向來商量及得近書所論似於著實下功處猶未親切不知如何便得到此恐可且更向裏用心將此等向外粧點安排底心一切掃去久久或有長進耳若如此說今日用功明日見効則其不會下功斷可知矣

答顏子堅

包顯道在此數稱吾子之賢每恨未獲一見辱書備見雅志亦足以當晤言矣然所謂古人學問不在簡編必有所謂統之宗會之元者則僕之愚於此有未諭也聖人教人博文約禮學問思辨而力行之自灑掃應對章句誦說以至於精義入神酬酢萬變其序不可誣也若曰學以躬行心得爲貴而不專於簡編則可若曰不在簡編而惟統宗

會元之求則是妄意躐等以陷于邪說詖行之流而非聖賢所傳之正矣抑觀來書詞氣之間輕揚傲誕殊無謹厚篤實之意意者吾子於下學之功有未嘗加之意者不知往年見張陸二君子其所以相告者果何事也又聞不念身體髮膚之重天敘天秩之隆方將毀冠裂冕以從夷狄之教則又深爲惘然不意吾子知尊敬夫而所趨者若是豈亦所謂統宗會元者之爲崇而使吾子至於此邪顯道不能諫止已失朋友之職節夫更有助緣尤非君子愛人之意也聞已得桐曹牒髡鬻有期急作此附遞奉報願吾子於此更入思慮或意已決亦且更與子靜謀之必無異論而後爲之似亦未晚如曰不然則道不同不相爲謀僕不知所以爲子計矣

答熊夢兆

天命謂性充體謂氣感觸謂情主宰謂心立趨向謂志有所思謂意有所遂謂欲

此語或中或否皆出臆度要之未可遽論且涵泳玩索久之當自有見

或云學者天資庸常舊習未去便令他學中則怠墮廢弛循常習故去須是奮發有豪邁之氣出得舊習了然後求中所以孔子道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竊謂所學少差便只管偏去恐無先狂後中之理

或人之說非惟用力處有病亦說壞了中字後說得之

或云明道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了此便是徹上徹下語且道如何是徹下語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形而下者然於此須察其所以恭所以敬所以忠其來由如何以至耳目鼻口視聽言動皆然了此便透頂上

去便是天命天性純乎天理此是形而上者是徹上語
是一體渾然底事元無兩般能了此則他禪宗許多詭
怪說話皆見破

若如此說是乃自陷於異端而不自知又如何見得他破
常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為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
是瞑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瞑目時已是坐
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為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
見敬之體

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會敬敬則只是敬更
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會得做功夫只了
得安排杜撰也

每有喜好適意底事便覺有自私之心若欲見理莫當
便與克下

此等事見得道理分明自然消磨了似此迫切却生病痛
上蔡對伊川也只是去箇矜字上蔡才高所以病痛盡
在此

此說是

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謂之
誠心耶

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邪矣此天
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

待人接物之道如何

知所以處心持己之道則所以接人待物自有準則

近專看論語精義不知讀之當有何法

別無方法但虛心熟讀而審擇之耳

安老懷少恐其間多有節目今只統而言之恐學者流

爲兼愛去

此是大槩規模未說到節目處

學者有志於仁雖其趨向已正而心念未必純善豈得言無惡也

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惟其不志於仁是以至於有惡此志字不可草草看

富貴貧賤不以道得不去處之說此是爲大賢已下設若大賢以上則處富貴貧賤只如一更不消如此說

聖賢之言多是爲學者發若是聖人分上固是不須說不但此章而已也

聖人不勉不思今書載傳授之旨云允執厥中下一執字似亦大段喫力如何

聖人固不思不勉然使聖人自有不思不勉之意則罔念

而作狂矣經言此類非一更細思之

孔子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言樂不至於淫哀不至於傷今詩序將哀樂淫傷判作四事說似錯會論語意以此疑大序非孔子作

此說得之大序未知果誰作也

大雅小雅或謂言政事及道故謂之大雅止言政事故謂之小雅竊恐不可如此分別

如此分別固非是然但謂不可分別則二雅之名又何以辨耶

五伯秦穆未嘗主盟中夏乃與其數晉悼嘗爲盟主却楚服鄭何故不與

此等無所考且依舊說又有昆吾豕韋大彭之說亦兼存之可也

竊謂釋氏之失一是一私自利厭死生爲學大體已非
二是滅絕人倫三是徑求上達不務下學偏而不該其
失固不止此然其大處無越是三者

未須如此立論

釋氏言輪回轉化之說所傳禪長老去何處託生其迹
甚著是謂氣散而此性靈不滅伊川聞之曰若謂旣斃
之氣復爲方伸之氣與造化殊不相似似與性靈之說
不相干如何

此等處窮理精熟自當見得未可如此臆度論也

答安仁吳生

去歲辱書無便可報今又承專人枉問極感至意且知志
尚之高遠爲可喜也然三復來示蓋已自謂所得之深而
自信不疑矣復何取於老拙之無聞而勤懇若是耶以爲

見教則僕未嘗有請於吾子以爲求知於僕則易簡理得可久可大之君子似不應若是其汲汲也且僕於吾子初未相識問之來使則知吾子之齒甚少而家有嚴君之尊焉今書及詩序等乃皆嵬岸倨肆若老成人之爲者至於卒然以物饋其所不當饋之人而不稱其父兄之命則於愛親敬長之良知良能又若不相似也吾子自謂已得是心而明是理僕不知吾子之所謂心者果何心所謂理者果何理也夫顏子之樂未嘗自道曾皙之志非夫子扣之再三而不置亦未嘗肯遽以告人也豈若是其高自譽道而惟恐人之不我知也哉相望之遠不知吾子師友淵源之所自恐其所以相告者未得聖賢窮理脩身之實而徒以空言相誤使吾子陷於狂妄恣睢之域而不自知其非也所惠紙簡硯墨受之無說不敢發封復以授來使矣吾

子其於聖賢小學之教少加意焉則其進有序而終亦無所不至矣

答趙然道師雍

足下求官得官今所從宦又去親庭不遠足以往來奉養君親之義爲不薄矣今乃無故幡然自謂棄一官如棄涕唾何始慮之不審而乃爲此傲睨之詞耶此鄙拙之所未喻也荆門之訃聞之慘怛故舊凋落自爲可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來喻又謂恨不及見其與熹論辨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極淺近然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譏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弊帚者哉又况賢者之燭理似未甚精其立心似未甚定竊意且當虛心擇善求至當之歸以自善其身自此之外

蓋不惟有所不暇而亦非所當預也向有安仁吳生書來
狂僭無禮嘗以數字答之今謾錄去試一觀之或不爲無
補也所喻寫孟子字多不暇三大字適冗亦未及作然此
亦何能有助於學而徒使老者勞於揮染耶

答康戶曹仲穎一本無仲字

熹衰懶杜門少與人接頃歲偶見足下省闈條對之文愛
其詞氣議論之不凡每恨無因緣相見數爲士友言之茲
辱惠書乃知此意嘗得徹聞而又喜賢者之不予鄙也示
喻縷縷足見所存之遠大矣然嘗以熹所聞聖賢之學則
見其心之所有不離乎日用尋常之近小而其遠者大者
自不待於他求初不若是其荒忽放浪而無所歸宿也故
曰下學而上達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
聖賢終身事業熹也少而嘗有志焉今老且死尙恨未能

有以得其彷彿之萬分也足下不以愚言爲無取幸試思之異時肯來如約其從與否熹將望足下眉睫而有以得之也

答邵叔義

一本無叔義二字有機字

遠辱惠書良荷厚意而長牋短幅表裏殫盡尤見雅志之高遠也高侯教士養民之績已悉書之如來喻之云矣但衰晚多病目瞽神昏序事之外無能有所發明此爲愧耳至於高侯之所以教與足下之所以學亦恨未得其詳然竊意必欲實爲此學亦當有以自致其力於日用之間有心養氣讀書窮理積其精誠循序漸進然後可得決非一旦慨然永歎而躡等坐馳之所能至也

答邵叔義

竊聞下車以來究心職業設施注措類非俗吏之所能者

甚善甚盛委喻祠記深認不鄙初以衰病之餘心力衰耗兼前後欠人文字頗多不收率爾承當又念題目甚佳却欲附名其間使後人知賢大夫用心之所在但見有一二文字未竟度須更數日方得下筆九月間更令一介往山間取之爲幸絜矩之義乃少日聞之先友范公名如至字伯達其說如此義理切當援括分明先儒訓說皆未及也今得仁者表而出之豈惟學者之幸蓋今百里之人與異時臨莅所及無不蒙被其澤幸甚幸甚大學鄙說舊本紕陋不足觀近年屢加刊訂以頗得聖賢之遺意忽忽未暇抄錄求教

答邵叔義

所喻日用工夫如此數語誠是要切然亦須真踐其實乃爲有益不然徒爲墻屋標榜反招譏訕也

答邵叔義

子靜書來殊無義理每爲閉匿不收廣以示人不謂渠乃自暴揚如此然此事理甚明識者自當知之當時若便不答却不得也所與左右書渠亦錄來想甚得意大率渠有文字多卽傳播四出唯恐人不知此其常態亦不足深怪吾人所學却且要自家識見分明持守正當深當以此等氣象舉止爲戒耳太極等書四種謾附呈恐有所疑却望疏示徐丞處想時有便也吳大年極荷留念想且留番陽也

答湯德遠

示喻爲學之意極高爲遠非愚慮所及然未知所論於聖賢之言以何爲據其用力次第果如何此必有親切懇實可以循序而進者乃爲吾儒之學如其不然恐未免陷於

佛老之邪說非熹之所敢知也

答王德修

熹兒侍先君子宮中祕書是時和靜先生實爲少監熹嘗於衆中望見其道德之容又得其書而抄之然幼穉愚蒙不能識其爲何等語也既長從先生長者游受論語之說遍讀河南門人之書然後知和靜先生之言始有以粗得其味然既不得親受音旨而其高第弟子如老丈者又未得見以信其所粗得者果先生之意否也正叔之來既獲聞所以相予之意甚厚又得其所聞於左右者一二信乎河南夫子所謂終有守者其傳固如此也甚慰甚幸二說頃歲蓋嘗見之其間尙有未盡曉處恨未得面叩耳讀論語詩三復感歎今日學者不沒於利欲之塗卽流於釋氏之徑往往視此爲迂闊卑近亦無怪其迷於入德之方也

答蘇晉叟漆

珍做宋版印

示喻爲學之意比之前日加通暢矣牛山之木一章比類觀之甚善但論心與性字似分別得太重了有直以爲二物而各在一處之病要知仁義之心四字便具心性之理只此心之仁義卽是性之所爲也梏之反覆非顛倒之謂蓋有互換更迭之意如平日之氣爲旦晝所爲所梏而亡之矣以其梏亡是以旦晝之所爲謬妄愈甚而所以梏亡其清明之氣者愈多此所以夜氣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也舊說夜氣不存非是唯程先生說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此語最分明更詳之是豈人之情也哉此句解得亦太迂曲存亡出入一節乃是正說心之體用其妙不測如此非獨能安靖純一亦能周流變化學者須是著力照管豈專爲其已放者而言耶今專指其安靖純一者爲良心則於其體用有不周矣書中所論

性情者得之但亦須更以心統性情一句參看便見此心
體用之全自寂然不動以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無非此
心之妙也儀象法要頃過三衢已得之矣今承寄示尤荷
留念但其間亦誤一二字及有一二要切處却說得未相
接不知此書家藏定本尙無恙否因書可稟知府丈丈再
爲讎正庶幾觀者無復疑惑亦幸之甚也西銘說極可笑
渠今春寄來前日紛紛此亦其一端後來又嘗請對詆橫
渠尤力不答乃退向非天日清明此亦足爲學者之禍也

答蘇晉叟

示喻已悉但心統性情一語更宜玩味令其同異分合之
際判然不疑卽於窮理脩身到處得力耳易圖昨亦有書
粗論其意後來有少改更脩版未畢它日當寄去論孟解
乃爲建陽衆人不相關白而輒刊行方此追毀然聞鬻書

者已持其本四出矣問之當可得然乃是靜江本之未脩者亦不足觀也近爲此事所撓甚悔傳出之太早也

答蘇晉叟

所喻大槩皆近之但頗傷冗雜及論仁字未當更宜虛心玩味不必外求但將此見在所說者子細反復之自然見得簡約條暢也持敬格物功夫本不相離來喻亦太說開了更宜審之見得不相離處日用間方得力耳

答蘇晉叟

別紙所示一一報去程先生云性卽理也此言雖約而甚親切有喚省人處可更就此思之大抵讀書且當隨文熟看俟其詞旨曉析貫通然後自有發明未可遽捨本文別立議論從長虛見無益於實也

溱竊謂性體純靜無善惡之可名愚癡之可分而情與

才者則實寓於此性夫人稟賦之初自非聖人生知安
行不俟矯揉其他氣質往往滯於一偏而才也者遂有
高下清濁之異人苟隨其所偏而任其情則賢者僅止
於賢而不賢者無復可反善惡之流自此分矣則是學
之不可以已故賢者卽其才之善而抑其偏則情之所
發無非循性之自然久久不已得性之全則與聖人一
矣不賢者卽其才之不善而矯其偏則情之所發始能
裁制以求合乎天理之正進進不已漸履其常常而久
之則亦純合乎此性固有之善而與聖人亦一矣故循
性之情則情不離性情隨質遷則性因習遠情不離性
聖域攸歸性因習遠終焉下愚中庸曰及其知之一也
又曰及其成功一也至一之地其純靜明潔大同之始
乎致一之功其博學篤志不已之力乎溱擬欲以是爲

性情與才之辨乞賜批誨

性情與才之辨當熟考孟子及程先生諸說而反之於身
卽今何者是性何者是情何者是才須令一一實有下落
方有下功夫處如此之論非惟條理不明名言多誤而用
力處亦不親切更幸思之

溱竊謂易之體用天地人物安然自有至信至順底道
理停停當當不以人而過不以人而不及此易之體也
中也宜也時也犁然一契於至當之理此易之出也人
何以晦是之體反是之用夫人汨之以情僞亂之以私
欲回視其身不啻如虛舟飄瓦尙何覺知此體此用爲
如何哉必也主敬以直其內立義以方其外損益盛衰
之理隨時裁制以就其宜自然出入起居之際易之全
體不隔毫釐而易之大用無或偏蔽體用混融妙理純

契一天地之闢闔會鬼神之動靜至矣盡矣不可有加
夫矣漆擬欲如是讀易乞賜批誨
易本卜筮之書而其畫卦繫辭分別吉凶皆有自然之理
讀者須熟考之不可只如此想象贊歎若可只如此統說
便了卽夫子何用絕韋而編滅漆簡耶
學原於思不思則不得然而漆竊復以謂覲得之之心
又學者之患不審先生以爲然否更乞誨教
方其思時自是箸覲得之心不得但思則自當有得如食
之必飽耳

漆竊謂學者儘收斂儘安靜去道儘近儘放逸儘流蕩
去道儘遠不知先生以爲如何
理固如此不須如此安排後章倣此
程先生云知至至之始條理也知終終之終條理也其

義何如乞賜批誨

學者之初須是知得到方能行得末後須是行得到方是究意故程先生又云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行此語亦可更考玩也

答蘇晉叟

示及自警詩甚善然頗覺有安排接合之意要須只就日用分明要切處操存省察而此意油然而生乃佳耳

答蘇晉叟

所示文字足見潛心之力但却須更於分明平實處看乃見端的一向如此恐浸淫入禪學去矣

答蘇晉叟

先墓之文每以為念前此病足之後脾胃衰弱不能飲食精力疲怠不能支吾近方小康而目盲愈甚其一已不復

見物矣加以應接紛紜日間見客寫書更無少暇以故久
未能下筆積欠頗多非獨賢者所屬爲然也今又重以僞
學得罪明時姓名踪跡無日不掛議者之口又豈作爲文
字治伐金石之時耶所示文字敬且收藏萬一未死之間
幸蒙寬恩蕩滌瑕垢乃當有以報耳在親迎黃岩未歸正
以向來奏補僥冒自疑未敢令赴試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五

與家決望矣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五

以向來與蘇翁自錄未煇令法流也
幸業裏以燕燕難滋其當存以錄耳此應臨書卷末第五
字尚於全石女辨海港示文專婦且如燕萬一未承之謂
幸與罪與却致客親規無日不借難告女口又豈謂錄文
未滿正業蘇父臨終非贊贊德樣無難處卒又重以論
以而與然以觀蘇蘇送身財財長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

考異

答潘謙之卜田之吉占一無占字

答楊至之朱飛卿一作朱雲卿

答李守約主靜之說下有非吾儒之所宜言

李守約問須臾有間下有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

九法亦數

答却不及此也目下有集略例當如所喻或問集略疾不能多看俟脩得却奉報也

答所論克復工夫李一作時可問不伎不求下有章愚

答包詳道示喻曲折足見進道之力作方一

無因緣相見因緣下有可以

福建府儒學訓導鄭璉校正

謂與商書學惟學確數句五

無因絲時異

答曰非蓋示會由時以異其書之六

答曰雖文野工夫一特都問不封不本

答曰不交此出不自其然

大

李中論問影東有聞

答李中論主論七篇

答李中論主論七篇

答李中論主論七篇

大異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六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趙子欽彥肅

昨承寄及文字意謂一時思索偶有所未至故率易報去
今承示喻乃平日所深體而實見者甚愧輕發然所謂深
體而實見者乃止如此在賢者似尤不宜如此便休也刪
遺書之未精探易傳之未至此在當日楊尹諸先達猶未
敢輕言之今日安敢議此耶只如所示屯卦之說深所未
曉若欲以此接補易傳七分之心恐合不著也大率近日
學者例有好高務廣之病將聖人言語不肯就當下著實
處看須要說教玄妙深遠添得支離蔓衍未論於己無益
且是令人厭聽若道理只是如此前賢豈不會說何故却
只如此平淡簡短都無一種似此大驚小怪底浮說蓋是

看得分明思得爛熟只有此話別無可說耳其曰只說得七分者亦言沈酣浸漬自信自得之功更在學者自著力耳豈是更要別添外科釀玄酒而和大羹也耶且如元亨利貞四字文王本意在乾坤者只與諸卦一般是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孔子作彖傳文言始以乾坤爲四德而諸卦自如其舊二聖人之意非有不同蓋各是發明一理耳今學者且當虛心玩味各隨本文之意而體會之其不同處自不相妨不可遽以己意橫作主張必欲挽而同之以長私意增衍說終日馳騫於虛詞浮辨之間而於存養省察日用之功反有所損而無所益也去歲承書之日適有江西傅子淵在坐蓋喜聞足下之說而以示之子淵不善也熹猶未以爲然然自今觀之則拙者之見果爲有愧於子淵矣願賢者深思而有以反之勿使熹爲終有愧也

答趙子欽

示喻訥言敏行之意甚善然前書鄙論亦非謂都不講究而專務力行也正爲聖言微指本自精約不當如是支蔓以求之恐其愈多而愈遠耳

答趙子欽

示喻虛一之說甚善此本聖人所不言今著一句便成贅語來喻推說其理甚當但以四十九著握而未分爲太極之象則恐亦未穩當蓋太極形而上者也兩三四五形而下者也若四十九著可合而命之曰太極之象則二三四五亦可合而命之曰太極之體矣蓋太極雖不外乎陰陽五行而其體亦有不離乎陰陽五行者熹於周子之圖書之首固已發此意矣若必其所象毫髮之不差則形而上下終不容強於匹配若曰各隨所指而言則與其以握而

未分者象太極反不若以一策不用者象之之爲無病也
明者試復思之如何

答趙子欽

自反研幾之喻極感至意不敢不勉但他論有未能無疑
者如詩樂起調畢曲之法乃自古所傳如此音調方有歸
宿不可紊亂溫公書儀誠有未盡合古制處然兼而存之
自可考見得失今以其一詞之不合便欲削去似亦草率
且彼以俗尙而雜古禮吾以臆見而改古樂安知後之視
今不猶今之視昔耶堂室制度必已得其詳實因便早幸
示及方欲葺數椽之居或可取以爲法耳子靜後來得書
愈甚於前大抵其學於心地工夫不爲無所見但使欲恃
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功夫卒并與其所得者而
失之人欲橫流不自知覺而高談大論以爲天理盡在是

也則其所謂心地工夫者又安在哉
大易 答趙子欽

禮圖未暇詳考亦是素看此篇不熟猝乍看未得若更得冠婚禮二圖容并考之乃爲幸耳室戶之牖並列於前不知以幾分爲戶幾分爲牖房在室東而無北壁不知其南戶有扉否房之戶當中耶近東角耶近西角耶兩階當直東西序之中而上耶近兩楹而上耶近兩壁而上耶須先定此地盤間架乃可議其升降出入幸亦并作一圖子細見示也易說用意甚精然鄙見却有未安處似是爲說太精取義太密或傷簡易之趣更俟詳玩別奉扣也古人文章不難與言也

朱子 答趙子欽

熹數年來有更定舊書數種欲得面論而不可得大抵愚意常患近世學者道理太多不能虛心退步徐觀聖賢之

言以求其意而直以己意強寘其中所以不免穿鑿破碎之弊使聖賢之言不得自在而常爲吾說之所使以至劫持縛束而左右之甚或傷其形體而不恤也如此則自我作經可矣何必曲躬俯首而讀古人之書哉不識明者以爲如何

答趙子欽

禮圖甚精但病軀尙爾支離正甫到此未久亦大病數十日今又迫歸遂不得子細商訂但昨來黃壻考得堂序制度頗與來示不同亦未暇參考折中正甫計必持歸幸爲詳之因來喻及也易說用意固甚精密愚意亦素謂易學不可離却象數但象數之學亦須見得大槩摠領方可漸次尋探今但如此瑣細附合恐聖人之意本未必爾而虛費功力也大抵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又更

就此闕其所疑而反復其餘則庶幾得聖人之意識事理之真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爲病矣正甫趨向持守甚不易得但看文字亦尙多強說處此學者之通患如前輩亦或未能免先聖所謂寬以居之子張所謂執德不弘正爲救此病耳不識明者以爲如何無由面話書札不得究所欲言而衰晚疾病恐不久在世間或能早爲命駕一來使區區懷抱得以傾倒而萬一辱有取焉亦非小因緣也此間雖有士友數輩然與之語往往不能盡人意一旦溘然此事便無所寄不得不爲之慮耳大學語孟說各一通謾往此近日所脩定然尙覺得有硬說費力處煩爲一閱見日面論須盡去此等病方見聖人本意也

答詹子厚

便中辱書良足爲慰但所寄喻趙二書及復齋行實奠詞

三復悲歎不能自已嗚呼世豈有斯人耶銘墓誠願効區區但時論如此兩三年來不敢爲人作一字而猶不免今譴責方新豈敢干犯且當謹藏以俟雷霆之威有時或息而熹偶未死則終不敢食此言耳萬一溘先朝露則諸賢之言自足紀於後世亦不待熹而顯幸密以告汪喻默會此意勿以語人也

答詹子厚

罪戾之餘幸亦粗遣不足云云子欽之逝念不能忘前書所報刊行易說事不知尙及止否計其書多說象數似亦不妨但是有些這下氣息令人憎嫌耳可中安在書中說欲此來不知成行否因通書幸爲致意并問汪正父所在也此間禮書漸可脫藁若得二公一來訂之尤佳然不可語人恐速煨燼之災也

答曾泰之秘

所喻鄉黨卒章疑義此等處且當闕之却於分明易曉切於日用治心脩己處反復玩味深自省察有不合處即痛加矯革如此方是爲己功夫不可只於文字語言上著力也彼中士子有來學者亦可以此告之熹論語集注未嘗皆引胡先生說所傳恐誤此書之作只是解說訓詁文義免得學者汎觀費力然所謂玩味省察功夫却在當人不在文字也

答徐載叔廣

知放船下都爲排雲叫闥之舉此意甚壯示及藁草詞氣奔放而敘事詳密病中目昏略一披覽甚快鄙意所論亦切中今日之弊如經題破碎近日尤甚前日江東未得請時嘗欲到官後檢舉諸州所申入一文字劾其戲侮聖言

之尤者一二人雖或未必聽從亦且令人傳笑少警昏俗
既不成行此事又且已今讀來示如癢得搔也但此事更
有根本今徒然說得病痛不知如何下藥又此於治體僅
爲一事而文書浩漾已如此恐萬機之暇亦不能詳覽也
更略簡節之并與施行之目一二陳之乃爲佳所喻學者
之害莫大於時文此亦揀弊之言然論其極則古文之與
時文其使學者棄本逐末爲害等爾但此等物如淫聲美
色不敢一識其趣便使人不能忘政當以爲通人之蔽不
當以是爲當務而切切留意也放翁之詩讀之爽然近代
唯見此人爲有詩人風致如此篇者初不見其著意用力
處而語意超然自是不凡令人三嘆不能自己蓋愛之者
無罪而害之者自爲病耳近報又已去國不知所坐何事
恐只是不合做此好詩罰令不得做好官也

答徐載叔

專人示問尤荷厚意但觀所論枝葉太繁標榜太多似於古人爲己之意有不相似者未知謝陸二公會以此奉箴否竊謂此非小病遂而不反尤悔之積將有不可勝言者辨說雖精無能補也

答葉正則

適來書毫毛鈞石之喻是乃孟子所謂尋尺者此等議論近世蓋多有之不意明者亦出此也古人爲己之實無多言語今欲博考文字以求之而又質之於膠擾未定之曾次宜其愈求而愈不得也既未知其實之所在則所謂百餘年來之所講貫者果指何事以充之而遽以爲未合於聖賢之中耶

答葉正則

向見人家抄錄靖康事有耿黃門劄子論祖宗致治不如熙豐之盛者數條不當專以祖宗爲法後有欽廟批語若曰昨降某事指揮失於思慮尙賴師傅大臣正救其失前命更不施行當時不曾錄得後閱實錄長編之屬皆無此事不知今尙有考慮否耿之誤國固非一事然此一章乃定公孔子所謂一言者恐不可不著之史籍以爲永監也

答葉正則

所喻二說之未安具悉雅意但熹則以爲舊聞者中也獨得者過也賢者之所以未然者不及也其詳雖有未得盡聞者然大約當不出此於此看破則千里同風不待片言而羣疑決矣

答葉正則

向來相見之日甚淺而荷相與之意甚深中間寓舍並坐

移晷觀左右之意若欲有所言者而竟囁嚅不能出口前
後書疏往來雖復少見鋒穎而亦未能彼此傾倒以求實
是之歸但見士子傳誦所著書及答問書尺類多籠罩包
藏之語不唯他人所不解意者左右亦自未能曉然於心
而無所疑也世衰道微以學爲諱上下相徇識見議論日
益卑下彼旣不足言矣而吾黨之爲學者又皆草率苟簡
未曾略識道理規模工夫次第便以己見搏量湊合撰出
一般說話高自標置下視古人及考其實則全是含糊影
響之言不敢分明道著實處竊料其心豈無所疑只是已
作如此聲勢不可復謂有所不知遂不免一向自瞞強作
撐柱且要如此鶻突將去究竟成就得何事業未論後世
只今日旁觀便須有人識破未論他人只自家方寸如何
得安穩耶如來書所謂在荊州無事看得佛書乃知世外

壞奇之說本不能與治道相亂所以參雜辨爭亦是讀者不深考爾此殊可駭不謂正則乃作如此語話也中間得君舉書亦深以講究辨切爲不然此蓋無他只是自家不曾見得親切端的不容有毫釐之差處故作此見耳欲得會面相與劇談庶幾彼此盡情吐露尋一箇是處大家講究到底大開眼看覷大開口說話分明去取直截剖判不須得如此遮前掩後似說不說做三日新婦子模樣不亦快哉孟子自許雖行霸王之事而不動其心究其根原乃只在識破詖淫邪遁四種病處今之學者不唯不能識此而其所做家計窠窟乃反在此四種病中便欲將此見識判斷古今議論聖賢豈不誤哉相望千里死亡無日因書聊復一言不審明者以爲如何然勿示人恐又起鬧無益而有損也

若見得道理分明便無事殺決不暇讀佛書若偶讀之亦須便見得其亂道誤人處愈親切不至爲此言矣試以此一端思之可見得失劉智夫此間相去不百里暑中未得款會同志難得但恐自處已太高了不肯放下就實做工夫耳年來見得此事極分明乃知曾子實以魯得之而聰明辨博如子貢者終不得與聞於此道之傳真有以也

答徐居厚元德

大病新復正要將護不可少有激觸損動真氣讀書度未能罷且歇得數月亦佳將來看時亦且適意遮眼自有意味正不必大段著力記當損人心力使人氣血不舒易生疾病况古人之學自有正當用力處此等止是隨力隨分開廣規模若專恃此亦成何等學問耶前此屢欲言之而

一珍做宋版印
匆匆不暇今亦不特爲養病發也今人但見孔子問禮問
官無所不學便道學問只是如此却不知得他合下是甚
次第大底本領方有功夫到此若只將自家此等小小見
識而學養子而后嫁豈不悞哉至於平心和氣却是吾人
學問根本亦不爲病然後當著力也

答趙履常崇憲

示喻讀書遺忘此亦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
思令其意味浹洽當稍見功耳讀易亦佳但經書難讀而
此經爲尤難蓋未開卷時已有一重象數大槩功夫開卷
之後經文本意又多被先儒硬說殺了令人看得意思局
促不見本來開物成務活法廷老所傳鄙說正爲欲救此
弊但當時草草抄出疎略未成文字耳然試略考之亦粗
見門戶梗槩若有他說則非吾之所敢聞也

答方賓王

伏自先人實與先侍郎丈有遊從之好而熹蚤歲又得以
州縣小吏趨走幕府之下辱慰薦焉衰悴無堪不能有以
報效萬一每念知顧之重未嘗不愧且歎也屏居衰僻病
懶相仍又不能一通問訊門下然知舊間亦未嘗不詢扣
動靜而鄉往不忘也屬者入都不能半月而匆匆以去乃
辱專人追路惠以手書意寄勤厚三復增歎且審卽日極
暑尊候萬福又以爲慰示喻爲學之意親切的當而不失
其序近日所見朋友講習未有能及此者甚慰鄙意但以
所謂三條觀之恐前日講貫之功猶有未究其極者而今
日所謂操存涵養者又不免離却前日所講別作一段不
言不語底功夫也大學之序自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意正
心不是兩事但其內外淺深自有次第耳非以今日之誠

意正心爲是卽悔前日之格物致知爲非也不識明者以爲如何如延平行狀中語乃是當時所聞其用功之次第今以聖賢之言進修之實驗之恐亦自是其一時入處未免更有商量也程子所論心指已發後書明言此固未當則是一時言語不免小差須如後說乃爲無病蓋性爲體情爲用而心則貫之必如橫渠先生所謂心統情性者其語爲精密也忠信之說大槩甚善但理之是非事之當否恐當於是非羞惡之端論之忠信之得名未必爲此設也道旁客舍草草布此言不盡意恐有未安更俟垂喻有書只託呂子和發書至婺女彼中時有便也未由面講豈勝悵然唯冀以時珍衛用慰遠懷千萬之望

答方賓王

別紙所喻甚善向亦見浙中士友多立一偏之論故爾過

憂然存養之功亦不當專在靜坐時須於日用動靜之間
無處不下功夫乃無間斷耳心性之說亦已得之但性
卽理也今以爲萬理之所自出又似別是一物康節先生
云性者道之形體此語却似親切也又云靜而不知所存
則性不得其中性之必中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但爲人
失其性而氣習昏之故有不中而非性之不得其中也鄙
意如此未知是否

答方賓王

性者道之形體因記先生誨而思之姑以所見布稟知
言云性立天下之有蓋萬物之所以有者以是而已苟
無是則氣化將斷絕生物有窮終矣故曰陰陽之根柢
造化之樞紐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而道之體也然前
賢之論性未嘗一及於此而必以人物稟受動靜而言

者蓋性不能捨物而自立捨物而論性則性蓋不可得而名如乾坤毀則無以見易矣道也者言天之自然也性也者言天之賦予萬物萬物稟而受之者也雖稟而受之於天然與天之所以爲天者初無餘欠然則性與天道非二體也語其分則當然耳道體無爲也人心則有動焉而萬事萬物人倫物理感通變化之機莫不備具而仁義禮智所以立人極也譬之人有是身頭目手足各有攸職而不相亂而身之用乃全性卽理也而繼之以康節之語妄意恐出於此未知是否義愈精則言愈難矧以淺陋恐不足以發其蘊乞賜詳誨

性者道之形體乃擊壤集序中語其意蓋曰性者人所稟受之實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事物之理固具於性但以道言則冲漠散殊而莫見其實惟求之於性然後見其所

以爲道之實初不外乎此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亦以此而言耳來諭所云自是胡氏知言之意與此不相關也或者曰易傳曰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皆妄也乃邪心也誼舊常疑此語以爲離邪卽歸於正所謂閑邪存其誠非閑邪之外別有誠可存也但閑邪則誠自存矣後來方覺看得不精元不曾實體得只是將言誠尋求所以草草如此夫莊敬持養此心旣存亦可謂之無邪心矣然知有未至理有未窮則於應事接物之際不能處其當則未免於紛擾而敬亦不得行焉雖與流放而不
知者異然苟不合正理則亦未免爲妄與邪心也故致知所以爲大學之首與其用力之次第則先生所作大學傳所引程子游氏胡氏之言數條是也但莊敬持養又其本耳近來學者多說萬理具於心苟識得心則於

天下之事無不得其當而指致知之說爲非其意大率
謂求理於事物則是物外誼竊謂知者心之所覺吾之
所固有蓋太極無所不該而天下未嘗有心外之物也
惟其汨於物欲亂於氣習故其知乃始蔽而不明而敬
以持之思以通之者亦曰開其蔽以復其本心之知耳
程子曰凡一物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者豈皆窮之於
外哉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所以處之者欲窮其當則固
在我矣程子曰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則
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矣所謂渾水與
明決非自外來蓋亦開其蔽而本心之明漸見耳此心
分量之大而運用之無窮豈一事一物之所能該一事
適其當他日或未然則亦不得爲心正必也如程子所
謂覺悟貫通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一毫之不盡則義精

而用妙始可以言盡心知性矣不知或者識心之說豈一超直入者乎

所論易傳無妄之說甚善但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無邪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既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可專以莊敬持養此心既存爲無邪心而必以免紛擾敬不得行然後爲有妄之邪心也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益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得失亦可見矣

或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謂仁義二字包括人道無
遺然而仁難言也嘗卽聖賢言心處及程子講論及此
者觀之亦隨有所見比因讀程子曰心譬如穀種生之
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此語以身體之似有省處
而後於聖賢之言與程子之說似可類推夫仁者天理
之統體而存乎人者蓋心德之合而流動發生之端緒
也心之具衆理猶穀種之包容生意而其流動發生之
端卽此謂生之性故曰惻隱之心仁之端而元者善之
長也夫穀之生而苗長而秀成而實根條花葉形色臭
味各有定體不可相錯然莫不根於種而具於生之性
譬之萬事萬物之理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以至於屣履
之微語默之暫亦皆有爲當然不易之理莫不根於心
而具於流動發生之端此義之名所以立而體用所以

兼備也故曰理一而分殊蓋循其用則散殊雜擾變化無窮而大本一原初不貳也只此二者包括人道已盡然人之有是身卽有自私之蔽心既不宰而情爲之主發不以正而人之生道息焉故斯須之間有不存則君子之不仁者有矣蓋須是於統體上看其發用一出於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事物物莫不皆然始爲盡人之道夫子未嘗許人以仁者如此

所論仁字大槩近之而以發生流動之端緒爲仁則是孟子所謂惻隱之心程子所謂陽氣發處皆指情而言之不得爲仁之體矣又所謂事物之理皆具於流動之端然後見義之名所以立而體用所以兼備此語亦似微有義外之病大抵仁字專言之則混然而難名必以仁義禮智四者兼舉而並觀則其意味情狀互相形此乃爲易見蓋人

之性皆出於天而天之氣化必以五行爲用故仁義禮智信之性卽水火金木土之理也木仁金義火禮水智各有所主獨土無位而爲四行之實故信亦無位而爲四德之實也仁義禮智同具於性而其體渾然莫得而見至於感物而動然後見其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用而仁義禮智之端於此形焉乃所謂情而程子以謂陽氣發處者此也但此四者同在一處之中而仁乃生物之主故雖居四者之一而四者不能外焉此易傳所以有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之說固非獨以仁爲性之統體而謂三者必已發而後見也大抵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情也心則統乎性情者也以此觀之則區域分辨而不害其同脈絡貫通而不害其別庶乎其得之矣

前書所喻思索皆甚精密不敢草草奉報嘗徧以示諸來
學者使各以意條析之近方略爲刊訂欲因婺女使人轉
以寄呈而臨行適病不能料理簡書令人檢尋不復可得
方以爲撓而後問適至欲追思錄寄而心氣衰弱如墮渺
茫不復可得今姑據所見略具別紙幸一觀之有所未安
却望報及

性者道之形體乃擊壤集序中語其意若曰但謂之道則
散在事物而無緒之可尋若求之於心則其理之在是者
皆有定體而不可易耳理之在心卽所謂性故邵子下文
又曰心者性之郭郭也以此攷之所論之得失可見矣
人之應事有不出於意欲之私而但以不見義理之當然
遂陷於不正者多矣董子所謂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是
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者正爲此耳恐不必專以此心之

存爲無邪心敬不得施然後爲有邪心也

心固不可不識然靜而有以存之動而有以察之則其體用亦昭然矣近世之言識心者則異於是蓋其靜也初無持養之功其動也又無體驗之實但於流行發見之處認得頃刻間正當底意思便以爲本心之妙不過如是擊斝作弄做天來大事看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此頃刻間意思便能使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當之理耶所以爲其學者於其功夫到處亦或小有効驗然亦不離此處而其輕肆狂妄不顧義理之弊已有不可勝言者此真不可以不戒然亦切勿以此語人徒增競辨之端也

仁義禮智性也體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情也用也統性情該體用者心也今日流動發生之端卽所謂生之性又

曰萬事之理莫不具於流動發生之端此義之名所以立而體用所以兼備似未安也蓋孟子所謂四端卽程子所謂陽氣發處不當以是爲性而義之名則自其未發之時固已立矣羞惡之心則其發見之端也

所示諸說皆詳密足見用功之深其論天下無心外之物一條尤善鄙意所未安者只此數處爾諸人所辨雖不可見然其大槩具於此矣或有未安却望疏示

答方賓王

前書下詢數條類皆精當敬夫未發之云乃其初年議論後覺其誤卽已改之但舊說已傳學者又不之察便加模刻爲害不細往時常別爲編次正爲此耳然誤本先行此本後出遂不復售甚可恨也赤子之心伊川先生最後一書言之甚詳蓋人心莫不有未發之時不但赤子爲然而

赤子之心亦莫不有已發之時不得專指為未發也衛軻之事遺書中亦有兩句與胡傳相似劉質夫所錄胡蓋祖明道先生語其意而不悟其失之毫釐之間也此事舊嘗疑之近日亦方與朋友說及得來示適契鄙懷知閱理之不苟也其他無可疑者恨未得面講耳

答方賓王

前書所論大學論語大槩皆得之但大學次序亦謂學之本末終始無非己事但須實進得一方有立脚處做得後段功夫真有效驗爾非謂前段功夫未到即都不照管後段而聽其自爾也聞道方是理會得為人底道理從此實下功夫更有多少事豈可便謂都無餘事但到此地即所見不差真有廣居可居正位可立大道可行向上自然有進步處耳

答方賓王

熹前日看所寄易說不子細書中未敢察察言之遺書後歸故居道間看得兩冊始見其底蘊如言四象及先天次序皆非康節本指其他亦多杜撰如九轉圖引魏伯陽參同契張平叔悟真篇尤爲無理亦自不曉參同契中所說道理可惜用許多功夫都不濟事大抵易之一書最不易讀而今人喜言之正所謂畫鬼神者殊不知只是瞞得不會底於自己分上成得何事而世人自有曉得者亦不可得而欺也熹向來作啓蒙正爲見人說得支離因竊以謂易中所說象數聖人所已言者不過如此今學易者但曉得此數條則於易略通大體而象數亦皆有用此外紛紛皆不須理會矣聞已見之嘗試推攷自當見得其第二篇論太極兩儀四象之屬尤精誠得其說則知聖人畫卦不

假纖毫思慮計度而所謂畫前有易者信非虛語也然此書所論彼書之失幸勿語人又生競辨區區但恐老兄或信其說而講求之則枉費功夫故專附此奉報爾

答方賓王

沈君易書詞太汗漫讀之多所未解不敢遽下語其間撰著右手餘五之說甚新而整似若有理但恐不可謂之歸奇尚可疑耳易於六經最為難讀穿穴太深附會太巧恐轉失本指故頃嘗為之說欲以簡易通之然所未通處極多未有可下手處只得闕其所不知庶幾不至大差繆耳

答方賓王

所寄易說却以上內諸疑義所得甚多其未安者亦各附己意於其下并此封內幸更詳之前書所論易說已詳然

忽忽尙多未盡大抵多是未得古人正意而好自立說此
今世讀書者之通病也

視其所以一章誼謂所以所爲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
所爲雖曰善矣抑不知其意之所發爲利乎爲義乎所
爲合於義所發亦以義則固善矣又當察其平日所存
所守果一出於正乎至是則亦盡觀人之法矣范氏曰
視其所以知其用心之邪正觀其所由考其所行之歸
趣疑倒說了

察其所安正是察其所由之安與不安若其爲善如惡惡
臭如好好色則居之安矣范氏之說誠未當也

學而不思則罔一章誼竊意學謂視聖賢所言所行而
效之也思謂研窮其理之所以然也徒學而不窮其理
則罔罔謂昏而無得則其所學者亦粗迹爾徒思而無

踐行之實則殆殆謂危而不安則其所思者亦虛見爾
學而思則知益精思而學則守益固學所以致廣大思
所以盡精微

學不專於踐履如學以聚之正爲聞見之益而言

知之爲知之一章誼謂學者之於義理於事物以不知
爲知用是欺人或可矣本心之靈庸可欺乎但知者以
爲已知不知者以爲不知則雖於義理事物之間有不
知者而自知則甚明而無蔽矣故曰是知也以此真實
之心學問思辨研究不舍則知至物格心正意誠之事
可馴致也夫子以是誨子路真切要哉此意言之若易
而於學者日用間關涉處甚多要當步步以是省察則
切身之用蓋無窮也

此說甚善

德不孤一章按程子自有二說曰各以類聚曰與物同
曰爲善者以類應有朋自遠方來此一說也曰一德立
而百善從之至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此又一
說也南軒云善言之集良朋之來與夫天下歸仁是亦
不孤而已則是兼用程子二說不知如何
德不孤易中所說與論語不同德盛逢原者易之說也善
以類應者論語之說也各指所之不可兼用

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一章誼謂天理精微深妙無窮
惟知至物格者然後能盡之苟有一毫未盡則心體未
能周流而無滯也其於事物之間能自保其應之而必
當乎信者理之全體實有諸己而無不盡之謂漆雕開
所見甚大而不肯安於小自察甚精而不容以自欺則
其立志之宏而進道之勇何可量哉此夫子所以悅之

此一章語意駁雜多病更加玩索爲佳

不念舊惡一章不知舊惡爲何事怨是用希不知怨是人怨己或己怨人如蘇氏說則指意皆明又不知可以爲據否程子不明說舊惡竟未知此章之所指歸也

舊惡是他人前日之過如其冠不正之類前日雖已望望然去之然今日正冠而來則取其改過而不念前日之過矣

夫子爲衛君一章誼謂本意只是衛君以父子爭國夷齊以兄弟讓位類而言之則輒之罪著矣楊氏辨論最爲詳盡但輒之罪則在據國拒父無父子之義而叔齊雖有父命乃以天倫爲重而逃去之則以叔齊當輒輒之罪何所容於天地間乎似不必引鄆以爲說冉有之問其不爲郢發也明矣其後說爲勝然所謂輒乃先君

之命者按左氏靈公嘗欲立公子郢矣輒乃郢讓之夫
人立之不知此言別有所據否如所謂蒯賁以父爭輒
便合避位國人擇宗室之賢者立之斯爲至當然猶疑
輒之逃避當在靈公旣薨而夫人欲立之時如此則庶
乎叔齊之風焉不知是否

此說甚善

吾無隱乎爾一章誼謂聖人之作止語默無非教也唯
聖人然後能之蓋聖人全體是此理無物不體無時不
然也故以此語二三子亦道其實爾若如謝氏楊氏之
說則是我與二三子共此理其仰觀俯察與夫百姓日
用者莫非此理之流行則恐舉物而遺其則將有運水
般柴揚眉瞬目之意矣不知如何

亦善

子路問事鬼神一章誼謂由聚散故有生死由幽明故有人鬼而所謂理則無有聚散幽明之異也學者求盡乎理可也盡乎事人之理則鬼神之理不外是知其所以生則死之理可見亦卽其著見者而致其知實其行而已不然將求諸恍惚茫昧之域終亦不知焉耳矣亦善然事人之道未易盡所以生者亦未易知也不踐迹一章程子謂循塗守轍不知塗轍爲何也張子所謂成法不知何者爲成法未有以見其所指之實也循塗守轍猶言循規蹈矩云爾

仲弓問焉知賢才而舉之一章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又云便見仲弓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而已反覆思之未得其說乞略示梗槩

人各舉其所知則天下之事無不舉矣不患無以知天下之賢才也興邦喪邦蓋極言之然必自知而後舉之則遺才多矣未必不由此而喪邦也

語子貢一貫之理誼謂五常百行人倫物理紛紜雜揉不可名狀是可謂有萬而不同者矣然一體該攝乎萬有而萬殊歸乎一原循其本而觀之則固一矣卽其用而驗之則是其本行乎事物之間斯所謂一以貫之者也聖人生知固不待多學而識學者非由多學則固無以識其全也故必格物窮理以致其博主敬力行以反諸約及夫積累既久豁然貫通則向之多學而得之者始有以知其一本而無二矣子貢致知之功已至其於事物之間灼然知天理之所在而不疑特未究夫一之爲妙爾夫子當其可而問之發其疑而告之故能聞言

而悟不逆於心觀夫子於曾子之外獨以告子貢則其
不躡等而施者抑可見矣諸儒以多學爲病者不知其
意如何

答方賓王

閒中頗得講學之友否比來道術分裂人自爲師真胡公
所謂人人各說一般見解誑嚇衆生者勢方橫流力不能
遏可歎

答方賓王

閒中想不廢玩索因書時有以見警幸甚幸甚此亦有一
二學者然極難得穎悟之質又肯耐煩用力者不絕如綫
甚可慮也年來目盲愈甚它病亦多殊憤憤無好况思復
見賢者深講所聞而不可得奈何奈何比雖已拜祠官之

命然辭職未報尙此憂懼萬一未遂更須力請耳浙中聞頗有船粟可濟民食不知比來氣象復如何外廷諸人不易扶持得且如此如鄭補之輩尙可望也向上一節則遠方不得而聞矣閑退之人雖不敢復發口然獻畝之憂不能忘也

答方賓王

病中却於詭僞舊聞看得轉覺簡約精明非昔時比恨不得相與講之也周高二君恨未之識近覺朋友未說見得如何且是做工夫未入腔窠所以茫茫然終日無進步處非但新學小生爲然也楊丞文字累年以病不暇今年又文字然念其事與今日議論無干涉欲留其人草成遣還而去年病亟時去失所寄行狀不免却令且回令別寫附來也知其練事勤職甚慰人意頃一再試郡更無人

可使始知人才難得若不加意收拾緩急真無可恃也常
平之積所在空虛無以爲水旱之備此誠可慮然去年只
緣和糴故樂土亦爲凶歲此又未有可爲之時也不知幕
府之議何以處此耶

答方賓王

病軀雖幸小康然亦未能輕健老境益侵而德學不進朋
友間亦未見卓然可望以爲永久之託者甚可懼也

答方賓王

懇辭遂請深荷上恩第孤迹殊未可保且得私義少安俯
仰無愧它則不暇計爾舊書讀之覺得平淡著實中意味
愈長亦有一二朋友漸知路徑閑中少足自慰也但時論
咄咄逼人一身利害不足言政恐坑焚之禍遂及吾黨耳

答方賓王

德聞知有進處甚善此亦賢者切磋之力但不知時論既爾能不退轉否耳周南仲書來甚勤然覺得安排準擬之意多而無驀直向前之氣若一向如此遲回擔閣恐難得入頭處也所喻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功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卽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

答陳師德

熹愚不肖早嘗涉學歲月逝矣老大無聞靜循初心每自愧歎過承下問其何以稱厚意之辱然嘗聞之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爲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

讀書史應事物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皆非如近世荒誕怪譎不近人情之說也左右玩意之久於此蓋必已深有得矣更願勉旃而無或怠焉則亦何事於他求哉抑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又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惟困於遠求而無得者知之亦願左右者之識之也

答陳師德

示喻格物持敬之方足見鄉道不忘之意甚善甚善持敬正當自此而入至於格物則伊川夫子所謂窮經應事尚論古人之屬無非用力之地若舍此平易顯明之功而必搜索窺伺於無形無迹之境竊恐陷於思而不學之病將

必神疲力殆而非所以進於日新矣况聞左右體羸多病
尤當完養思慮毋令過苦成就德器以慰士友之望

答吳申

所喻從祀曲折乃向者令邸吏於監學畫到如此因問楊
廣文元範渠住學久亦云實然遂依本畫之近到都下遍
問知識亦皆云爾決不誤也

答李周翰

熹跼伏累年不獲以時候問作止區區鄉往蓋不自勝今
歲適滿六十而衰病支離無復四方之志恐不復得遂既
見之願矣茲辱惠書三復感歎來喻諄復益見謙光又愧
向來妄論之率爾也然是非得失之間正當精察而明辨
或者內實安於舊習而陽爲是言則非熹之愚所望於高
明也無由面論臨書浩歎

答李周翰

示喻縷縷備見本末但原說之辨歲月浸久不復記憶獨
髣髴其間頗有陽尊孔子而陰主瞿聃之意耳今乃承有
未全伏罪之言又恐當時看得不子細也所謂終焉位天
地育萬物厚人倫者乃吾道之正亦未見其上文不知盛
意之微果何所寄未容遽陳鄙見便中幸復有以教之則
雖自顧無關可抽無鑰可啓然亦不敢不披露胷臆以求
訂證也

答朱飛卿

某承先生誨以持敬某自求病痛是氣衰不能勝其怠
惰如頭容欲直手容欲恭則時或不能卽此便是持敬
不純私意已行矣窮理不知其當然今遂欲一一如禮
則力困實做不得不知但存之於心而四體則少寬之

終可以有得而無害於敬否

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著意安排而四體亦自舒適矣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某比欲窮理而事物紛紜未能有灑落處近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

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爲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

先生授以詩傳且教誨之曰須是熟讀某嘗熟讀一二篇未有感發竊謂古人教人兼以聲歌之漸漸引迪故最平易又疑鄭衛之諸詩皆淫聲小學之功未成而遽教以淫聲恐未能使之知戒而適以蕩其心志否抑其

聲哀思怨怒自能令人畏惡故雖小子門人亦知戒乎
某欲令弟姪輩學詩尙疑此未敢曉以文義

詩且逐篇旋讀方能旋通訓詁豈有不讀而自能盡通訓
詁之理乎讀之多玩之久方能漸有感發豈有讀一二遍
而便有感發之理乎古之學詩者固有待於聲音之助然
今已亡之無可奈何只得熟讀而從容諷味之耳若疑鄭
衛不可爲法卽且令學者不必深究而於正當說道理處
子細消詳反復玩味應不枉費工夫也

人常有清明昏濁之殊此固是氣稟然心不能不隨氣
稟而少異夫口耳目心皆官也不知天賦之氣質不昏
明清濁其口耳目而獨昏明清濁其心何也若曰心理
本不異惟爲氣質所拘而不能自明然夷惠伊尹非拘
於氣質者處物之義乃不若夫子之時孟子論三子蓋

謂其智不若夫子夫是非之心智也豈三子能充其惻
隱羞惡辭遜之心而獨於其是非之心不能充之乎
口耳目等亦有昏明清濁之異如易牙師曠離婁之徒是
其最清者也心亦猶是而已夷惠之徒便是未免於氣質
之拘者所以孟子以爲不同道而不願學也

孟子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盡心之說當時見得如此故以爲意誠之事後來思之似
只是知至之事當更尋舊說攷之下文且只平看不必以
所以二字爲關鍵也

改踐形說

人皆有是形便有是理故曰形色天性也性卽理之謂也
然衆人有是形而不能全其形之理故有形雖人而心實
禽獸是不足以踐其形矣惟聖人能全其形之理故可以

踐其形也伊川先生所謂充人之形充字極分明矣

改誠意章說

誠意一章來喻似未曉章句中意當云人意之發形於心者本合皆善惟見理不明故有不善雜之而不能實其爲善之意今知已至則無不善之雜而能實其爲善之意則又無病矣又善惡之實於中者皆形於外但有爲惡之實則其爲善也不誠矣有爲善之實則無爲惡之雜而意必誠矣純一於善而無不實者卽是此意未嘗異也

答鄭子上可學

前此所惠書歸來乃得之所論詳悉此間朋友難得如此會思索者今書所說易中庸亦甚子細今并答去具在別紙更熟玩之自見曲折也程氏易傳已甚詳細今啓蒙所附益者只是向來卜筮一節耳若推廣旁通則離不得彼

書也程先生說易得其理則象數在其中固是如此然沂流以觀却須先見象數的當下落方說得理不走作不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也不知歲暮或春暖能一來否此間難得人講論每深懷想耳

答鄭子上

所論大槩多得之偶以事出近村不曾帶得書來不及一一奉報其間亦有一二合商量處旦夕當別有便却附書也孟子求放心一條尋常亦草草看了以今觀之真是學問之要不可不留意也

答鄭子上

所喻人心道心之說比舊益精密矣但常如此虛心精察自然見得舊說是非漸次長進矣甚善甚善今說如云必有道心然後可以用於人心以下數語亦未瑩也所謂守

得定方可以致知窮理此說甚當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豈是此事之外更無他事只是此本不立即無可下手處此本既立即自然尋得路徑進進不已耳易中占辭其取象亦有來歷不是假說譬喻但今以說卦求之多所不通故不得已而闕之或且從先儒之說耳論語說已注在卷中幸更詳之有便復以見喻也二子同往金華或相見幸有以規切之

答鄭子上

道心之說甚善人心自是不容去除但要道心爲主卽人心自不能奪而亦莫非道心之所爲矣然此處極難照管須臾間斷卽人欲便行矣通書等何故不曾寄去今往一本所疑附錄數條亦略要見脈絡相連處耳不足深致疑於其間也但第三十六章注中二字當作一字西銘卒章

兩句所釋頗未安試更思之如何向來諸書近來整頓愈精密矣只是近處難得學者肯用心耳此道之傳不絕如綫甚可憂歎唯冀益加勉厲以副所望

答鄭子上

此却有數士友相聚然極難得可共學者浙人爲功利浸漬壞了腹心尤難說話甚可歎又可懼也

答鄭子上

所論大學之疑甚善但覺前日之論頗涉倒置故讀者汨沒不知緊切用功子細看來經文只是就大體規模上推說將來耳非謂實經此漸次等級然後及於格物也故後來頗削舊語意以此耳補亡不能盡用程子之言故略說破亦無深意也大抵看大學須先緊著精神領略取大體規模却便回來尋箇實下手處著緊用功不可只守著此

箇行程節次便認作到頭處也賦題之說若論詩人本意則湛露云云只是興發下句之詞未有他意而說者推以取義則似有今日之論亦不害於義理但露以陽晞猶諸侯稟王命以從事非謂陽盛而露晞如王道盛而諸侯衰滅也治道去泰甚誠出於黃老之意然吾言亦頗有近似者但在用者如何若看得準則定當不可易處然後隨其深淺而不求備焉此則儒者之去泰甚也若一切漫漶十分放倒而曰吾姑去泰甚焉則是誠淫邪遁之詞而非所以爲訓矣聖賢惡似而非正爲此也尙安得捨吾不可易之權度而徇彼漢儒黃老之餘哉不知子上以爲如何趙推書云談義理者多被擯黜不知其間有能及此意者否然此勿以示人恐又生競辨饒饒可憎也別紙已注其下卒章幸深留意也

答鄭子上

子晦書煩致之或相見間鄉里公共利害告之無嫌也君平之說鄙見正如此南蒯事國語中所記尤詳可檢看也

答鄭子上

來書所問鬼神二事古人誠實於此處直是見得幽明一致如在其上下左右非心知其不然而姑爲是言以設教也後世說設教二字甚害事如溫公之學問雖一本於誠而其排釋氏亦曰吾欲扶教耳此只是看道理不透非獨欺人而并以自欺此大學之序所以必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也平康正直則來喻得之矣但不知剛克柔克謂自克耶抑謂勝彼耶此上四句須看得有歸著乃無窒礙耳

答鄭子上

所示論語數條備見別來玩索功夫偶以病中意思昏憤

未暇細觀不敢草草奉報此間亦有朋友數人往來講學
但久病倦甚無力應酬無以副其遠來之意新舊諸書尙
有合整頓處頭緒不一亦以病倦不復能如舊日趨得課
程未知何時復得會面所欲言者無窮臨書徒悵然也

答鄭子上

此心之靈卽道心也道心苟存而此心虛則無所不知
而豈特知此數者而止耶

此心之靈其覺於理者道心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也昨答
季通書語却未瑩不足據以爲說

使學者於致知上循序而進則凡所謂道德齊禮之類
皆舉之矣

格物致知乃是就此等實事功夫上窮究非謂舍置卽今
職分之所當爲而泛然以窮事物之理待其窮盡而後意

自誠心自正身自脩也

意不誠則撓亂其心牽連引動無所不至能誠意則心自正意雖不誠心固不可欺

此說甚善但不知既謂心不可欺何故却可撓動更請詳之

善端無時而不呈露於外又云尙何待於發見哉又云只於居處恭執事敬上用力卽天理常存何時而不發見

既知善端無時而不呈露則當知無時不有下功夫處不可謂常時都不發見必待其有時發見而後可加功也若如所論只於恭敬上用功夫則又只是存養之事若便以此爲格物功夫則是程先生所謂若但敬而不知窮理却是都無事者矣須知遇事而知其當然卽是發見就此推

究以造其極卽是格物但且如此用功則所謂妄有所指而流於空虛未有所見而苟且自止之病亦不必慮矣

知至意誠一段

來喻得之舊說有病近已頗改定矣其他改處亦多恨未能錄寄也

論易傳

易之爲書本爲卜筮而作然其義理精微廣大悉備不可以一法論蓋有此理卽有此象有此象卽有此數各隨問者意所感通如利涉大川或是渡江或是涉險不可預爲定說但其本指只是渡江而推類旁通則各隨其事

論中庸

此書從前被人說得高了更不會子細推考文意若細讀而深味之其條理脈絡曉然可見非是固欲如此剖析自

是并合不聚也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至故君子謹其獨也若不分作兩段則是故君子云云故君子云云此兩處豈不重複況不可須臾離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戒謹恐懼於不睹不聞與謹其獨分明是兩事驗之日用之間理亦甚明只是今人用心麤淺下工不親切故不見其不同耳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雖是聖人自責之詞然必其於責人之際反求諸己而見其於道之全體曲折細微容有不能無不盡處如舜之號泣于旻天之類但當於此負罪引慝益加勉勵而不敢自恕焉耳以此見得古人文字關鍵深密直是不草草依乎中庸博學審問兩段亦非強爲分別如庖丁眼中自是不容有全牛也請更詳之

答鄭子上

此心之靈其覺於理者道心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也可

學蒙喻此語極有開發但先生又云向答季通書語未瑩不足據以爲說可學竊尋中庸序云人心出於形氣道心本於性命而答季通書乃所以發明此意今如所說却是一本性命說而不及形氣可學竊疑向所聞此心之靈一段所見差謬先生欲覺其愚迷故直於本原處指示使不走作非謂形氣無預而皆出於心愚意以爲覺於理則一本於性命而爲道心覺於欲則涉於形氣而爲人心如此所見如何

中庸序後亦改定別紙錄去來喻大槩亦已得之矣告子問性云云解云蓋指血氣知識爲性下又云近於後世佛家所謂作用是性之說又云告子謂人之甘食悅色性之自然蓋猶上章知覺運動之意也可學謂甘食悅色固非性而全其天則則食色固天理之自然

此說亦是但告子却不知有所謂天則但見其能甘食悅色卽謂之性耳

告子先云義猶杯棬而下云以人性爲仁義其意蓋謂仁義出於本性但下文又指仁爲在內疑告子本皆以仁義爲外旣得孟子說略認責以爲內而尙未知其所以愛故猶執義爲外告子知所以愛之由乎仁則亦知義之不離乎仁矣仁內義外之說不知告子何以附於食色性也之下可學竊疑告子指食色爲性以爲由心出故亦略指愛以爲在心

初意亦只如此看適細推之似亦不以仁爲性之所有但比義差在內耳

盡心知性云云可學每讀先生書解於文義之間最不草草如君子深造之以道夜氣不足以存他人便不認

之以足以兩字先生拈出而一段之意皆全故可學因此每觀書於文義之間一字不敢放過蓋古人文字高下曲折之間皆其意所寓故於此一段雖先生之說指意明白而竊有疑焉伏乞批示

論其理則心爲粗而性天爲妙論其功夫則盡爲重而知爲輕故云所謂盡其心者卽是知性而知天者也三者只是一時事但以表裏虛實反復相明非有功夫漸次也三者初無分別故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亦言其本一物耳所謂深造夜氣看得甚子細此書近爲建陽人販賣甚廣不知有幾人看得此意出來亦可歎耳

答鄭子上

有子言其爲人也孝悌只是言尋常人如此則好犯上者鮮矣其言頗輕下文孝悌其爲仁之本言卽重蓋世

間自有一等孝悌人而不知仁正是由而不知耳然則此一役當於務字立字上著工夫

上兩句是說道有本末務本是工夫當於務字立字上著工夫

志學一段伊川先生謂聖人未必然亦只是爲學者立法先生注中亦取此說又云聖人生知安行非有進爲之漸然其乾乾不已之心未嘗自足則其極至之妙必有日新而又新者故其言如此愚鄙未曉且欲從伊川說如何恐識未至而彊求之徒有揣摩料想之病而無確實自得之功

聖賢之學非常情所能測依約如此須有與他人不同處耳

子謂韶盡美一段先儒皆引征伐以說武王謂其樂聲

自不能掩今注云其實有不同亦是指其聲耶或謂其聲雖皆美推原其義則自有不同也

美者其功也善者功之所以立即揖遜征伐是也

吾道一以貫之一章前注云此皆借學者而言在聖人

則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是也忠恕二字本是學者分上事不曾刪

去忠也今注去上一句雖云至誠無息萬物各得其所

而不明指其為忠也未適如何

道體無二而聖人今改作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此注是後來改本解釋

極明白矣

答鄭子上

或謂伊川先生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使聖人為

之是仁否先生曰不然聖人為之亦只是清忠先生解

云心德全體非事為一節可論但二子之清忠使聖人

爲之固只是清忠莫亦是仁中之清忠與二子異孔子
謂二子之清忠而未仁可學謂二人旣未仁則清忠亦
未至似此反觀之如何

此說得之

回也三月不違仁尹氏曰三月言其久若聖人則渾然
無間矣可學觀尹氏之意蓋以不違仁與安仁異必則
聖人之安仁則無間斷若只如顏子之不違則雖欲無
間斷不可非謂不違仁已至極特有間斷耳又不知尹
氏之意果是如此否

此說亦得之

天生德於予一章上蔡云使其能害己亦天也龜山亦
然諸家多從之先生解云言必不能違天害己可學謂
衰亂之世氣運差謬福善禍淫容或有失若天理則卓

然常在如許盛德必不應殺得故伊川云聖人極能斷
致以理

伊川說是夫子正意謝楊是推說餘意亦不可不知也

此泰伯及周之至德

此兩段且寬著意思看事殷伐紂事雖不同然其隨時順
天則一而已

答鄭子上

太極圖曰無極而太極可學竊謂無者蓋無氣而有理
然理無形故卓然而常存氣有象故闢闔斂散而不一
圖又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太極理也
理如何動靜有形則有動靜太極無形恐不可以動靜
言南軒云太極不能無動靜未達其意

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若理無動靜則氣何自而有動靜

乎且以目前論之仁便是動義便是靜此又何關於氣乎
他說已多得之但此處更須子細耳言之限天以吳野會
誠與仁之名所以異者誠自其渾然不動言之而仁則
已流出矣故在濂溪圖誠爲太極而通書謂誠無爲於
圖陽動屬仁於易元屬仁程先生亦謂生之理便是仁
推此可見

自性言之仁字亦未流出但是其生動之理包得四者其
實與誠字所指不同須更辨得分明始得
在臨漳問仁公先生曰仁在內公在外可學謂仁然後
能公程說則是公然後能仁不知未仁何以能公

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功夫極至處故惟公然後能仁
理甚分明其曰公而以人體之則是克盡己私之後只就
自身上看便見得仁也

大學云在止於至善程先生所謂理之精微不可得而
名姑以至善目之也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程先生云
仁者善之本乃是自發出說與大學非有二善如孟子
說性善自情觀之亦是因發以見其善而其本善者固
昭然而不可掩也程先生所謂姑以至善目之者乃所
以極形容其精微耳所謂精微之不爲善而借此以名
之也近世諸儒論性往往執此說謂性不可以善名而
必欲置之於渾淪茫昧之地乃是粗見其外而不精見
於內故其說差

此說得之

命者天之所以賦予乎人物也性者人物之所以稟受
乎天也然性命各有二自其理而言之則天以是理命
乎人物謂之命而人物受是理於天謂之性自其氣而

言之則天以是氣命乎人物亦謂之命而人物受是氣於天亦謂之性

氣不可謂之性命但性命因此而立耳故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非以氣爲性命也

人生有壽夭氣也賢愚亦氣也壽夭出於氣故均受生然而有顏子盜跖之不同賢愚出於氣故均性善而有堯桀之或異然竊疑天地間只是一氣所以爲壽夭者此氣也所以爲賢愚者亦此氣也今觀盜跖極愚而壽顏子極賢而夭如是則壽夭之氣與賢愚之氣容或有異矣明道誌程邵公墓云以其間遇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吾兒其得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歟詳味此說氣有清濁有短長其清者固所以爲賢然雖清而短

故於數亦短其濁者固所以爲愚然雖濁而長故其數亦長不知果然否
此說得之貴賤貧富亦是如此但三代以上氣數醇濃故氣之清者必厚必長而聖賢皆貴且壽且富以下反是

儒釋之異

儒釋之異正爲吾以心與理爲一而彼以心與理爲二耳然近世一種學問雖說心與理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故其發亦不合理却與釋氏同病又不可不察
卦和靖論敬以整齊嚴肅然專主於內上蔡專於事上作工夫故云敬是常惺惺法之類
謝尹二說難分內外皆是自己心地功夫事上豈可不整齊嚴肅靜處豈可不常惺惺乎

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然謂之愛物則愛之惟

均今觀天下之物有二等有有知之物禽獸之類是也
有無知之物草木之類是也如數罟不入洿池不麝不
卵不殺胎不斃夭聖人於有知之物其愛之如此斧斤
以時入山林木不中伐不鬻於市聖人於無知之物亦
愛之如此如佛之說謂衆生皆有佛性故專持不殺之
戒似若愛矣然高宮大室斬刈林木則怙不加恤愛安
在哉竊謂理一而分殊故聖人各自其分推之曰親曰
民曰物其分各異故親親仁民愛物亦異佛氏自謂理
一而不知分殊佛氏未必知理
但借此言但指血氣言之故混人
民物爲一而其他不及察者反賊害之此但據其異言
之若吾儒於物竊恐於有知無知亦不無小異蓋物雖
與人異氣而有知之物乃是血氣所生與無知之物異
恐聖人於此須亦有差等如齊王愛牛之事施於草木

恐又不同

此說得之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常不移而氣不常定中庸曰大德必得其名必得其位必得其壽理固當如此然孔子無位顏子天死蓬華之士固有老死而名不著者豈非氣使之然耶故君子道其常而不道其非常然竊疑理先而氣後今理既不足以勝氣則凡福善禍淫之說不驗常多何以爲天地之常經意謂氣雖不同然亦隨世而異堯舜禹以聖人在上天下平治以和召和則氣亦醇正而隨於理如春秋戰國之時刑殺慘酷則氣亦隨之而變而理反不能勝此處亦當關於人事否

此於前段論性命處已言之矣雖是所感不同亦是元氣

薄耳

答鄭子上

誠仁天下之理一而已然誠體也仁義禮智皆在其中
仁用也與禮義智皆爲誠中之一理仁爲生動之理包
含義禮智則又合爲一全理又只是誠之推耳

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之
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
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

性命若生而知之者渾然盡善則氣自氣理自理兩不
相關又必說質質自生知而下雖是天理無虧然却繫
於氣氣清而理明氣濁則理晦二者常合故指爲氣質
之性言此理視氣以爲進退非以氣質亦爲性命也
生而知者氣極清而理無蔽也學知以下則氣之清濁有
多寡而理之全缺繫焉耳

儒釋前承所答云

吾以心與理爲一彼以心與理爲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其所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物咸備也雖說心與理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亦是見得不真故有此病此大學所以貴格物也

敬得批教反覆思繹乃知只有動靜之異而無內外之別又云二人亦各就一處言之

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子上於講論處儘詳密却恐此處功夫未到所以不甚精明於己分無得力處須更於此子細著力以固根本爲佳

答鄭子上

近修何業因來幸語及也此間夏間精舍有數朋友自熹避地入山遂皆散去今則其室久虛蓋火色如此想彼自

不敢來此亦不敢願其來也閑中看得舊書一過有所未安隨筆更定恨相去遠不得相與討論也

答鄭子上

病中不敢勞心看經書閑取楚詞遮眼亦便有無限合整理處但恐犯忌不敢形紙墨耳因思古人是費多少心思做下此文字只隔一手便無人理會得深可歎息也所編左氏文字如何若有人寫旋寫得數段來亦幸甚也病中不敢出門已累月精舍亦鞠爲茂草塊坐無晤語偶便附此臨風依然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六

論學制承所答云

湖嶽決主卷文公文樂卷與王帝六亦甚固欲如此乃是其所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離空而事物感備也雖說心與理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亦是執調風如絲有此病此大學所以責格物也

不嫌出門曰累且辭舍衣簪為故草賦坐無與藉謝則州云與文字吹可許亦大寫或寫野樓對來衣幸甚出諫中類平此文字只謂才手與無人野會野到可憐息謝源論世氣則恐此忌不嫌紙濕墨耳因思古人具費參少少思

答懷平士

安爾筆更與謝時去髮不影許與情鍾出有數兩友自書不嫌來此衣不嫌聽其來出關中書野書書一筆新海未

考異

答前日看所寄易說云云先天次序序一作第

答鄭子上既知善端無時而不呈露云云苟且自止

苟且一作流於

福州府儒學訓導鄭璉校正